

作家出版社
鲍光满 / 著

贾老板拿出我姥爷写给他爷爷也就是贾师傅的几张纸条，写着他指示给贾师傅的任务。让贾师傅找工人加工的任务图，上面有我姥爷写的加工要求。贾师傅是抗日英雄，他的纸条无疑是最好的。我看着这张纸条，脑海里充满了泪水，仿佛看到了他。没有。本陆军部下令，必须消灭。直到很久以后，事情依然扑朔迷离。我的姥爷枪关，我的姥爷枪再也没有出现过。

爆炸发生后的一个多月，美国人在三天之内分别对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在原子弹的威力威慑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姥爷的抗战



013332008

I247.5
3441

鲍光满 / 著

姥爷抗战



I247.5
3441

作家出版社



北航

C163915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姥爷的抗战 / 鲍光满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63-6767-7

I. ①姥… II. 鲍…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704 号

姥爷的抗战

作 者: 鲍光满

责任编辑: 方 彘 王淑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70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67-7

定 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楔子

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是什么，我的标准答案：蒙受不白之冤。

我姥爷是世界上最冤的人。解放后，我们一家始终抬不起头，就因为人家说我姥爷是汉奸，给日本人做事，还差点娶了日本女人。不错，姥爷是在日本留过学，抗战爆发之前回国，在天津东局子变速机厂做总工程师兼总调度，这就叫汉奸？那在日本人开的工厂做工的所有人都是汉奸了？我妈妈为此一直上访，可惜没人能证明我姥爷的清白，妈妈找到当年的老工人，一个个都讳莫如深闭口不答。

《集结号》那主人公谷子地就够冤的，不最后还是找到上级领导平反昭雪了嘛，他后半辈子挺幸福的，我姥爷可是至今蒙受不白之冤。姥爷一九七二年去世的时候汉奸的帽子还没摘掉，妈妈说姥爷的眼睛是睁着的，这属于典型的死不瞑目。妈妈今年六十三岁了，为上访生生把腿跑折了，现在瘫在床上。我妈够倒霉的，因为我姥爷的问题，从上中学就不得志，入团、入党都没戏，插队落户倒没拉下，我就是一九七七年在农村生的。记得我上大学那年，妈妈非让我考北大历史系，其实那时候我喜欢哲学，但拗不过妈妈，只好改变了我的志向。大学毕业后妈妈又让我考研究生，那时候我很想挣钱养家，妈说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我供到硕士毕业。何必呢，其实我知道她是为了让我将来研究姥爷那段历史，够处心积虑的了。

我研究生毕业了，妈妈也瘫了，为姥爷平反的接力棒历史地落到我的手里，那叫一个默契，都不带掉棒的。

“要是我这辈子也不能给姥爷平反怎么办？”我心里没底。

“那就让你的孩子继续跑。”妈妈坚定地回答。

“那就是愚公移山了，子子孙孙无穷尽了。”我揶揄道。

“值得！等平反那天你就知道值得了。”

其实，现在早已不是讲究出身的时代了，别说是汉奸，我姥爷就算是黄世仁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代人的前途。但，为了这“值得”俩字，为了妈妈一辈子的奔波，为了姥爷将来能瞑目，我决心继续追查姥爷的踪迹。

我硕士毕业五年了，一边工作，一边查找，把自己都查成老姑娘了，还是没什么线索。直到有一天，一位姓贾的老板来找我，上来就说他想投资一部城市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主人公是我姥爷，问我愿意不愿意授权给他，我无语很久。原来，贾老板也一直在找我们，他了解我姥爷的全部，因为他爷爷曾经在我姥爷手下工作过，贾老板的父亲去世前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找到我们家。

整个一个五一长假，贾老板都在给我讲述我姥爷的故事，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我惊讶地发现我姥爷的事迹简直就是一部完美的电视剧，还是至少三十集的那种。

“这个编剧我来当。”我对贾老板提出要求。

“我就是这意思。”

“我打算先写小说，传记体的。”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预支给你十万块钱稿费。”

贾老板办事利索，很快跟我办了手续。

“我要听听你掌握的素材。”我已经按捺不住了。

“这不是素材，是完整的故事。”

于是，在五一长假的第二天，贾老板选了一个高档茶楼，第一杯茶还没落肚贾老板便讲了起来。

一九四二年，是日本在华北的五一大扫荡的后期，日本人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冀东根据地受到严峻考验。这天，我主力团正掩护群众撤退，双方激战，八路军和老百姓伤亡惨重。

要知道那时候咱八路军的装备太差，一个营只有三门迫击炮，更惨的是还没炮弹，独立团吴团长用望远镜眼看着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肺都气炸了。

“炮兵！给我朝小鬼子开炮！”吴团长都歇斯底里了。

“报告团长，二十三发炮弹全部打光了！”参谋喊着。

吴团长无语，愤怒地看着前方。一个军人，最难受的莫过于没有子弹炮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士和同胞被涂炭。

其实愤怒的岂止是吴团长，他的上级，军分区司令员早就按捺不住了，司令员几次三番找兵工厂黎厂长，这次是在下死命令：“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必须在年底前给我造出炮弹！必须！”

“司令员，我们能多造点子弹、手榴弹，修复一些打坏的枪支已经很不容易了，造炮弹是科学，要有技术过硬的工程师！”黎厂长说的是客观的，抗战那会儿咱们不像现在，动不动就能把火箭送上天，那时的兵工厂简直就是作坊。

“你就给我找工程师来！”听口气司令员以为找个工程师比找头牛还容易。

“司令员……”黎厂长都快哭了。

“报告！”

“进来！”

进来的是吴团长，上来就要东西。

“司令员，能给我点炮弹吗？哪怕三十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炮弹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把我当炮弹打出去吧！”司令员当然还得替黎厂长说话，他知道吴团长他们恨不得把黎厂长吃了。

“我说你们这兵工厂是干什么吃的！光会弄点子弹、土手榴弹！我们的战士在流血！鬼子一个基数炮击，我就伤亡二百多好兄弟！”吴团长还是没饶了黎厂长。

“听见了嘛！听见了嘛！”司令员向黎厂长吼着。

黎厂长怒气冲冲把帽子扔在桌子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辞职呢：“司令员，我要请假！”

司令员和吴团长听了一愣。

“我要下天津卫找我老师去！”闹半天黎厂长不是要辞职，而是要到敌占区出差。

“老子跟你去！”吴团长捋胳膊卷袖子。

“不用你吴大团长出马。”

“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司令员感觉到黎厂长早已有了主意。

“第一，要绝对保密；第二，我需要天津地下党配合；第三，派俩得力的跟着我！第四，我需要钱！”黎厂长说。

“我全都满足你，不过你听好了，半年时间，你一定给我造出炮弹！”司令员豁出去了，就是经费再困难，也要自力更生做出炮弹。

他把后勤部陈部长喊了进来。

“你这个后勤部长要破财了，给黎厂长准备足够的钱！”

“那被服厂要关张了。”陈部长苦着脸说，他好不容易准备了一些银两打算把被服厂开张的，战士们冬季的服装还没着落呢。

司令员厉声说道：“我宁愿被服厂关张，也要兵工厂开张！战士们受冻总比牺牲强！”

“是！”陈部长当然懂得这之间的利害，当即把钱就拿了出来，给黎厂长的时候还舍不得，像从他身上割肉一样，“老黎，这可是咱的全部积蓄。”

“放心吧，我不会乱花一分钱的。”

“赵科长！”司令员接着喊，情报科赵科长飞了进来，向司令员行了个标准军礼。司令员说：“你这个情报科长立刻联系天津地下党！”

“是！我现在就去！”赵科长转身要走。

“慢！你是活字典，咱们部队里有没有天津籍的战士？”司令员想起黎厂长说的找天津籍的人。

“……有两个，一个是侦察连的排长。”

“赵刚？对，他是天津人，合适，他聪明机智。还一个呢？”司令员也想起来了。

“军分区医院的护士长，她从天津一家护校毕业，还在教会医院干过护士长，英语很棒。”赵科长真的如数家珍。

“谭丽萍呀！啧啧，我有点官僚主义了，怎么把这俩人忘了呢。”司令员摇着脑袋说。

“报告司令员，谭丽萍不见得愿意离开医院。”赵科长的语气有些担心。

“这是我的事儿了。”司令员把任务接过去了。

“司令员，要是没问题的话，我打算明天一早出发。”黎厂长是个急性子。

“你就准备吧。对了，你老师叫什么？”

“曹骅鲤！”

这个曹骅鲤就是我姥爷。

“他是做什么的？”司令员问黎厂长。

“现在不知道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天津东局子减速机厂总工程师。”

我姥爷那时候岂止是减速机厂总工程师，主要还是总调度师，基本上属于生产一把抓的权威。不过，黎厂长想得太天真了，有点异想天开，我姥爷是无党派人士，一生从未和人红过脸，他不会参加到任何纷争中去，他这辈子连邻里之间的争吵都没有，更别说参与战争了。

“他有可能参加咱们吗？”还是司令员老练，知道这任务够呛。

“很难，他是个无党派人士，只会搞他的设计和生产，我做过几次工作都失败了。”黎厂长不得不如实汇报。

“那……”司令员有点失望。

“请司令员放心，这次我就是把舌头说烂了，也让他帮咱们造炮弹！”

黎厂长立下军令状，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这样的军令状重如泰山，在场的所有人都替黎厂长捏了一把汗。

二

他们在谈论我姥爷的时候，我姥爷正在天津东局子减速机厂装配车间检查生产情况。装配车间是减速机厂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前几个车间制造出的零件组装成减速机。这减速机出厂以后是要运回日本本土组装坦克的。所以，减速机厂

相当于日本的兵工厂，把守严格，都是日本鬼子荷枪实弹，进出都要搜身。

我姥爷身穿西装，在观察每个组装好的变速器，不时地摇着变速摇把，又摇摇头，把装配钳工贾师傅叫来：“贾师傅，紧了，把瓦调松一下。”

“曹总，这批黄油质量下降，我们可是按照规矩来的。”贾师傅带着情绪，但理由还算说得过去。

“叫你们调松点就调松点。”

我姥爷寸步不让，严格把好质量关。贾师傅终于忍不住说：“曹总，您知道这变速器出厂干嘛用吗？”

“嗯？你什么意思？”我姥爷奇怪这问题不应该是工人关心的。

“都运到兵工厂组装机器造炮弹去了，还有的造坦克。”贾师傅显然话里有话。

我姥爷当然知道，但没吭声，他仍然认真地打开盖子转动主轴说：“精度不够。”

“差不多吧。”贾师傅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

“你们要是再这么对付，我可扣发你们工资。”我姥爷显然愠怒了。

贾师傅也开始愤怒了，正想抢白我姥爷。突然，一队日本兵荷枪实弹开了进来，中间站着调度科长日本人中志郎。

“曹总！兵工厂把变速器质量不合格的事情报告给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命我限期破案！”

“破案？”我姥爷一时非常迷惘，质量怎么会和案件联系上？

“有人破坏！变速器精度不够，生产出的产品不合格！”中志郎干脆厉声说道。

“不是中志郎先生亲自检验的吗？”我姥爷反问，机器在出厂之前确实是中志郎负责检验。

“检验之后，有人做了手脚！”

“那也应该由中志郎先生负责呀，检验合格就应该装箱。”我姥爷这时已经有些明白，镇静地说。

“还有，兵工厂反映有摇把太紧，一天每个车床少旋二百个炮弹！”中志郎已经有点歇斯底里了。

“这要问供销科了，他们进的这批黄油质量太次！”我姥爷知道，供销科长是日本人，跟中志郎平级，谅他也不敢把供销科长怎么着。

中志郎没脾气了，在车床上用白手套抹了一把黄油，闻了闻，无奈地摇了摇

头，黄油确实质量不高。

“来人！”中志郎喊着。

“哈依！”装配车间守卫队队长小田少佐一个立正。

“装配完的变速器加强检验，检验后立刻装箱！这过程不得离开人！”中志郎命令着，显然他这么一说，日本人这次的哑巴亏算是吃得扎扎实实的了。

“是！”小田少佐只会打仗，对生产一无所知，因此除了立正就没别的了。

“这几台是我刚刚检验过的，立刻装箱！”中志郎指着几台变速器，“天车！”

天车从装配车间一端开了过来，慢吞吞的，吊钩下降得更慢。中志郎看了又要发火。

“怎么天车今天这么慢！保全！保全！”

保全工汪师傅带着徒弟跑过来，中志郎一个嘴巴子扇过去。中志郎专门挑软的欺负，像贾师傅这样在工人中人缘好的、有威信的他轻易不敢动，汪师傅老实巴交，平时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总是被中志郎收拾。

“八嘎！立刻调整天车和吊钩速度！”

说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姥爷看不下去了，上前用身体护住汪师傅。

“中志郎君，天车的事儿我问过了，这批松香质量也不高，如果不多放点松香，抱闸抓不住劲，再把变速机箱砸了，岂不……”我姥爷让中志郎自己得出结论。

中志郎看看天车，再看看汪师傅，知道要是像我姥爷说的出了大事就没办法了，一时又没了脾气。

“凡是没有完成工作的，一律扣除工资！”中志郎开始发狠，“汪师傅维修不力，扣除本月全部工资！”皮开肉绽躲过了，却躲不过扣工资。我姥爷面无表情，看着师傅们，师傅也都看着他，希望他能说几句好话，我姥爷为了生产继续，不再说话。

“中志郎君，有点过分了，扣除一部分就行了，还得指望汪师傅干活呢。”

“曹总，质量你负责，干得完干不完是我的事！”

这次，中志郎一点面子也不给姥爷了，说完气哼哼地走了，小田少佐带日本兵督促工人装箱去了。汪师傅开始发呆，一脸愤怒。

“贾师傅，恕我直言，既然你们决定了接受这份工资，就应该干好……”贾

师傅要抢话，被我姥爷拦住，“你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要想跟日本人闹，可以去参加国军，哪怕参加八路军，但只要在这干就应该对得起这份工资，这和汉奸不汉奸没关系。”

我姥爷说完就走，扔下贾师傅在那里发愣。

“这个汉奸！”

“为了挣工资，八辈祖宗都不要了。”

姥爷在远处又检查别的零件，他当然听不见这些工人骂他的话。这就是我姥爷，一个自认为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人。时至今日，换位思考了一下，站在我姥爷角度想想，他的行为虽然在理，但不通情。小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任意欺凌中国人，给你们工人一点可怜的工资，还逼工人干出质量很高的产品，这可能吗？当然，我姥爷的工资高得很，我妈曾说过，我姥爷那时候的工资是一个工人的几十倍，他自认为要对得起这份工资和工程师的责任。

现在看来，我姥爷的确有点不够意思，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号人。难怪解放后我妈妈找到我姥爷工作过的工厂，希望那里的老工人姥爷没有当过汉奸作证，没有一个人愿意替我姥爷说话，反倒说出许多“汉奸”的“真实”佐证。

三

上一节我简单地说了点我姥爷前期的生活背景，现在我就要说我姥爷到冀中军区的故事了，因为姥爷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就要出现了，她就是前面说的需要司令员亲自做工作的护士长谭丽萍。那时谭丽萍正在前线医院指挥护士们救助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司令员和黎厂长找到她时，她正给受伤的战士打点滴，麻利的动作中带着姑娘特有的妩媚。

“谭丽萍同志。”

“司令员！”谭丽萍扭身见是司令员，慌忙站直身子行了一个军礼。

“小谭，现在要派你去完成一个艰巨任务。”司令员笑着说。

“任务？什么任务？”谭丽萍乌黑的眼睛快乐地闪了一下，马上说：“任务就

是用来完成的，所以无所谓艰巨不艰巨。”

“说得好，但这个任务做起来可不容易。”司令员脸色开始严肃起来。

“司令员，什么任务？”谭丽萍见状表情也郑重起来。

“说服一个人参加抗日。”黎厂长抢过话告诉谭丽萍。

“嗨！就这呀，这叫什么艰巨？包扎个伤口的工夫，完成了……”

“首先，你要跟黎厂长去天津。”司令员打断她的话说。

“啊！说服谁呀？不会是天津伪市长吧？”

“一个工程师。”黎厂长插嘴道。

“嗨，我为什么人呢，一个工程师呀，有必要我亲自出马吗？”谭丽萍变相抵制，“再说，这里离不开我呀！”

“抗日战争没谁都能胜利。”黎厂长反唇相讥，“就像兵工厂离开我照样开工，医院离开你照样救人。”

“那没有非要说服的这个人，抗战也能胜利了！”谭丽萍白了黎厂长一眼，语气有点咄咄逼人。

“冲你这么能说会道，这任务还非得你去不可了。”一边看着的司令员正色道，“谭丽萍同志！”

“有！”

“现在我命令你，跟随黎厂长去天津完成任务！不得有误！”司令员说完转身走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谭丽萍向着司令员背影敬礼。

黎厂长冲谭丽萍使了个鬼脸，谭丽萍没脾气了。

“这人到底是谁呀？瞧司令员严肃的，我还第一次见司令员脸色这么凝重。”谭丽萍探头看司令员已经走远，回头疑惑地问黎厂长。

黎厂长只好简单地把姥爷如何在日本留学，是高材生，毕业后如何留在日本当工程师、副总工程师，然后到天津东局子变速机厂当总工程师；他黎厂长本人大专毕业之后又怎么在变速机厂技术科跟姥爷学设计等说了一遍。但谈到姥爷的人品时，他说我姥爷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暧昧，还说我姥爷基本就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了。

“这样的人有什么必要争取？干脆一枪毙了得啦！”

谭丽萍和我姥爷肯定命犯属相。我从贾老板嘴里第一次听见谭丽萍这三个字

就觉得她跟我姥爷几乎没戏，我姥爷怎么会喜欢这么一个女人？贾老板听了我的话，呵呵笑了，说：“别急，别急，听我慢慢说。”

谭丽萍属于典型的天津人，个个能说会道，都有一套能把海河里的鱼说得自·动蹦上岸的嘴上功夫，在和黎厂长前往天津的路上，谭丽萍嘴里絮絮叨叨就没个停的时候，把黎厂长烦得几次起念要把她轰回去。

可天津人又有天津人的优点，就是热情，知道黎厂长是自己这次行动的领导，谭丽萍也不敢太得罪他；黎厂长冥冥之中也觉得将来真能把她派上大用场，便在犹豫中把谭丽萍留下来。可这一留不要紧，险些要了我姥爷的命。

四

黎厂长和谭丽萍走在半路上的时候，我姥爷正和设计师画图，陈调度带着平田厂长和中志郎进来了。他们此次是兴师问罪来的。

“曹总，前几天中志郎打了汪师傅他们之后还是没完成指标，这是本月的进度表。”陈调度先张口了。

我姥爷认真看着表，叹了口气：“得来狠的了，装配车间要是再完不成活，开除几个。”

“开除？那岂不更完不成进度了？”陈调度当然向着中国人，竟然敢反问姥爷，这种行为当着平田厂长和中志郎真算得上有种了。

“我从别的厂子调几个能干的。”

陈调度用眼睛狠狠地剐了我姥爷一眼。我姥爷看也不看他，继续低头干活，当他用余光感觉到陈调度没走，急了：“你看我干什么！完不成指标谁也别发工资！”

陈调度愤恨地走了，平田厂长和中志郎满脸堆笑。

“曹总，你的大日本真正朋友的干活，我请你去喝一杯？”中志郎友好地拍了拍我姥爷肩膀。

“别动！”姥爷把他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开，“我最烦别人拍我肩膀了。”

“曹君，今天去喝一杯？”平田厂长说话了。

“不了，今天家里有点事儿。”我姥爷不卑不亢给了平田厂长一个软钉子。

这就是我姥爷，谁的面子也不给。弄得平田厂长和中志郎挺尴尬，还是中志

郎聪明，赶紧打圆场：“曹总今天忙的干活，改日喝酒也不迟。”

我姥爷还是不抬头，继续画他的图。这就是我姥爷，工人不喜欢他，日本人也跟他亲密不起来，他的我行我素，在当年让他吃了大亏。

别说，我姥爷就是牛，在当时所有中国人被当成牛马一样的年代，他享受特殊待遇。这不，下班时分，日本兵在每个工人出厂之前搜身，可我姥爷就能大模大样坐着黄包车出门，日本兵还得向他敬礼，看得出我姥爷在日本人眼里很有地位。这说明什么？现在看来日本人不是尊重技术，而是靠着我姥爷给他们卖命。

傍晚，位于小白楼的一家委托行正准备打烊，黎厂长闪身走进，同时，侦察排长赵刚和护士长谭丽萍一身便衣打扮，扮作夫妻在附近买东西，四只眼睛不时警惕地看着委托行门口，他俩的任务是保护黎厂长的安全。

委托行伙计见黎厂长一身商人打扮，很有点有钱人的派头，便凑近他们的钟老板悄悄耳语了一阵，钟老板慌忙迎上来。

“对不起，我们关门了。”钟老板笑容可掬地对黎厂长解释。

“我想买一架旧的德国蔡司照相机。”黎厂长说出第一句暗语。

“我这有一台一九二一年产的135蔡司。”钟老板眼睛忽然一亮。

“不，我要买一九〇五年产的120的。”

“先生，请里面谈。”

黎厂长跟着钟老板走进里间，钟老板回身看看外面，关门，跟黎厂长紧紧地握了手，情形跟所有地下党接头一样。钟老板一边倒茶一边热情介绍自己。

“您是黎厂长吧？我姓钟，对外身份是这里委托行的老板，接到上级指示以后我们等候你们多时了。”

“我的任务你都知道吧？”

“知道，上级要我全力配合你们的行动，有什么指示就说吧。”

“曹骅鲤打听到了？”

“打听到了，在天津东局子变速机厂做总工程师兼总调度，变速机厂有我们的人。”

“我这次来是想把他带走。”黎厂长开门见山地说。

“不容易，我们的人几次尝试过争取他都没能奏效。”钟老板有些为难地说。

“他还是那么顽固？”黎厂长以为抗战好几年了，我姥爷应该有所觉悟。

“岂止是顽固，简直是汉奸。”

钟老板把我姥爷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

“还是我来想办法吧。”黎厂长觉得自己毕竟是我姥爷的学生，关系更近一些，“他家还在原来的地方吗？”

“还在‘黄家花园’那里住。”

“他还是每天在宴宾楼吃饭？”黎厂长对姥爷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吃饭。

“是，每天下班在宴宾楼三菜一汤。”

黎厂长离开委托行后，交代给谭丽萍和赵刚监视姥爷的一举一动。在哪儿监视呢？宴宾楼。

五

要说我姥爷的饮食爱好，还真能说道说道。我姥爷爱吃，却不喜欢做饭，家里从来不雇保姆阿姨什么的。因此，一年四季泡在饭馆里。除了常年雇一个车夫之外，家里没有别人，要想热闹，得等我大姨从英国留学回来。

福子，也就是我姥爷的车夫，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姥爷拉到宴宾楼门口，待我姥爷进去后，他知道自有跑堂的来找他。

那天，他俩的行动都被在远处监视的谭丽萍和赵刚看到了，按说，也算福子失职，远处有俩鬼鬼祟祟的人监视他居然视若无睹。福子悠然自得地坐在黄包车踏板上，跑堂的来了。

“福子，今天是炸酱面还是烩饼？”看样子福子爱吃这一口。

“今天打卤面，弄咸点。”

“好嘞！”跑堂的身子一晃，人已经进了门里。

“喂，多来一头蒜！”福子喊着。

“瞧好了您哪！”随着话音，跑堂的又出来了，“福子，我们掌柜的问曹先生这两天怎么变俩菜一汤了？”

“你不知道曹总的闺女在英国上学？那花的是英镑。”福子得意地卖弄着，好像花英镑的是他。

跑堂的向老板汇报去了，福子跷着二郎腿抽着烟袋，在对过吃饭的谭丽萍和

赵刚听到了，立刻告诉了黎厂长。

“我参加八路军那年，他女儿留学英国，算算也快回来了吧。”黎厂长自言自语着，“要是他女儿回来说不定是件好事，英国是同盟国，反法西斯的，差不多能帮咱们说服他。”

黎厂长说完，人已经向宴宾楼走去。

这么多人惦记我姥爷，他也没感觉，哪怕打个喷嚏呢。他还没事人一样照例坐窗户旁边位置，掌柜的刚要过来寒暄，跑堂的进来，悄声对掌柜的耳语了一阵，掌柜的便来到姥爷跟前：“曹先生，我看还是老规矩，每天三样菜。”

“两样就行了，一荤一素挺好。”姥爷硬挺着，不说自己钱紧。

“我收两样的钱，还是三样菜，只不过每样少点，反正曹先生每次也吃不完。”看来姥爷还有点人缘。

“算了，太麻烦了。”

“曹先生，这事我给您做主了。”掌柜的爽快地说。

这时，另一个跑堂的小跑着来到姥爷面前，躬身说道：“曹先生，楼上雅间有人请。”

“噢？”姥爷看看楼上，“会是什么人？”

“没说，我看像您这样的人。”

姥爷看看掌柜的，上楼了。我姥爷进了雅间，首先看到的是一桌子酒菜，黎厂长笑吟吟起身，向我姥爷拱了一下双手。我姥爷站在门口，一脸的茫然。

“老师，真的认不出我了？”黎厂长笑着道。

“……小黎？你不是在那边……”我姥爷终于认出，忙转身紧张地把门关上，“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你……”

“我脸上又没写着八路。”黎厂长呵呵笑着说，神情自若地向我姥爷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反倒衬得我姥爷十分尴尬。

“你这么破费，找我是……”

“老师，还是老问题，我们那需要你。”黎厂长开门见山。

“这边也需要我。”我姥爷也不避讳。

“这边是给日本鬼子干。”好在黎厂长没用义正词严的口气，要不姥爷早翻车了。

“你意思说我是汉奸？”我姥爷最烦的就是这句话，他按捺住怒火，“那天津上百万工人、上万工程师都是汉奸？”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希望咱们都团结起来跟日本鬼子干，不当亡国奴。”黎厂长开展耐心的教育说服工作。

“小黎呀，政治我不懂，但历史我多少懂点，没有一个民族永远成为亡国奴的，更别说咱中华民族了。远的不说，就说这元朝和清朝不都被咱同化了嘛。”我姥爷早就给自己找出了理论根据，竟然搬出前朝旧事。

“那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呢？”

“你政府无能，自己毁了自己，你要是不这么腐败，谁敢欺负？”

“您这都什么论调？”黎厂长忍着火气说，“好啦，咱们先不谈这些不愉快的话题啦，吃饭，这顿饭算我的。”

“那我只好下去自己吃了。”我姥爷这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嘛。

“好吧好吧，老师请上坐。”

我姥爷这才坐下，他这一要面子不要紧，两块大洋没了。重要的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黎厂长无功而返，白来一趟。

好在天津地下党十分健全，组织有序。黎厂长铩羽而归，还有钟老板他们琢磨我姥爷呢。就在黎厂长和我姥爷吃饭的时候，钟老板正在听取贾师傅的汇报。

“曹骅鲤给小日本干活真玩命，这不，昨天为了完成进度，开了俩钳工，就是为了日本人高兴。”贾师傅添油加醋地说。

“典型的汉奸！”钟老板听了这样的汇报能不急嘛，整个火上浇油。

“你要说曹总是汉奸吧，他也暗中帮助我们工人，没他小日本罚我们更狠。”

“噢？”钟老板的气算是消了一些。

黎厂长带着谭丽萍和赵刚进来了，黎厂长生气地抓起桌子上的茶壶一饮而尽：“简直是强词夺理！”

“没做通工作？”钟老板核实着，其实他早从黎厂长情绪上看出来了。

“要不是看他是我老师，真想一枪毙了他。”

“老黎，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曹骅鲤工厂的工人贾师傅，咱们的地下党员。”

六

他们在委托行骂我姥爷的时候，我姥爷已经被福子拉到家门口，被福子搀扶